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戊戌。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奏。竊奴才於四月二十五日。帶同藩司黃恩彤及委員等由省起程。於五月初二日抵澳。初三四等日。接見該夷使及夷目咱嗎啤咍吱等。執禮甚恭。惟並未言進京朝覲及呈遞國書一節。奴才連日飭委黃恩彤帶同各員。向其剴切曉諭。獎其在粵靜候。並告以若使進京。亦必令其折回。徒勞無益。該夷使惟有含糊答應。隨據呈出貿易條款一冊。雖譯漢不明。字句澁晦。而大致尚與新定章程約畧相彷。並據稱不敢效𠰻夷之所為。圖占海島等

語。芬詳加閱覈。似與通商大局無礙。惟於停止北上一節。
語多游移。但求速定貿易條款。造册鈐印。彼此分執。芬以
該夷使渡海遠來。如果於貿易新章之外。別無非分之干。
原可即與定議。但檢閱前護督臣程矞采移交該夷使初
次所遞照會。玩其語意。似欲先定條約。再行進京。今既堅
求速定約册。誠恐立約後。仍復北駛。若不加意防範。轉致
墮其術中。當將所呈貿易各條。分別准駁。逐加籤商。飭令
黃恩彤面與會議。藉可體察情形。並照會該夷使。以條約
指日可以議定。即可毋庸北駛。欲遞國書。何日呈出。該夷
使見燭破其謀。隨復顯請朝覲。連日議論不決。芬復率同

黄恩彤等親見該夷使。諭以
天朝法度。凡舊制所無。不准輒有增加。爾等既知愛戴
大皇帝。便當懔遵
諭旨。不應固執干求。復折以情理。曉以利害。計辯論半日之久。該
夷使似有悔悟之萌。惟以伊奉統領之命而來。兼有國書
懇親齎進呈
御覽為詞。嘵嘵不已。迨曉以如有下情不能上達之處。不難代為
奏
聞。又稱伊覲光出於至誠。情願由內河行走。並無他意。其語意時
而恭順。時而桀驁。情詞甚為閃爍。加以窮詰。無可置喙。則

稱俟備文申復。再將原委訴明。非面議所能遽定。奴才伏查

該夷使顧盛呈出條款。意在與咪夷俱照新章貿易。因聞

咪夷曾訂約冊。是以接踵仿效。尚在情理之中。至其籲請

朝覲。實有誇耀咪夷之意。且動以北駛為挾制之詞。現在

督令黃恩彤率同各委員。設法開導。初十日。始據該夷使

告知黃恩彤等。連日熟思

欽差大人所說。甚為明晰。似可暫泊澳門。不行北駛等語。雖據面

談。仍難憑信。一俟接到該夷使回文。究竟如何情詞。即行

馳奏。

耆英又奏。再奴才於出省後。道經虎門。即據咪咭唎新來夷

酋噫啤吐。及㗎嘂嗑一同來見。察看噫酋為人。似尚明白。

當諭以務須堅守成約。勿稍反覆。該酋亦以為然。迨抵澳

時。即有大西洋兵頭吡咖哆素。同夷目迎謁。甚為恭順。惟

該國舊兵頭吐唎喴啦嚧哆尚未回國。並呈遞公文。亦有

北上之請。劳當即剴切諭阻。該兵頭尚不敢固執。事可中

止。至咈蘭哂本有領事啦呲嚎咚。及兵頭嘶哂咡在澳寄

居。現查明啦呲嚎咚業經回國。嘶哂咡亦赴兵船未回。惟

據咪夷聲稱咈蘭哂現有使臣喇吃呢。早經開行。約計一

月後可以到粵。偵探兩國夷情。似係通同一氣。應俟該夷

使到後。另行設法羈縻。

耆英又奏。再於上年隨帶辦理夷務之道員咸齡。營弁陳柏齡張攀龍陳志剛等。此次均未隨同來粵。所有粵省人員。除藩司黃恩彤外。僅有准補同知銅麟。効力廢員吳廷獻。於夷情尚屬諳悉。此外別無熟練人員。正慮乏人勷理。迨行抵南雄途次。適值前任肇慶府知府候選主事趙長齡。由粵赴京。於上年在粵出差。諗知該員才具出眾。官聲甚好。是以將其帶回粵省。聽候差遣。嗣抵粵後。向黃恩彤詢悉咪夷之難於曉諭。更甚暎夷。緣暎夷有嗎禮遜等。雖屬猾黠。而嫺通漢文漢語。有事可與商議。咪夷止有咱嗎嗶哈吠二人。所識漢字無多。僅能為粵省土語。以致兩情

難以互通。甚為喫力。芬因思即補道潘仕成久任部曹。極

知輕重。生長粵東。明習土語。且於連年善後案內。因購買

夷礮。招致夷匠。創造水雷。與咪唎㗎商人頗多熟識。亦素

為該國夷人所敬重。現在該員尚未服闋。正可就近差委。

當將其札調來署。飭令與趙長齡協同黃恩彤襄理夷務。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見咪唎㗎使臣大概情形一摺。覽奏均

悉。該夷使等所呈貿易條款。據該督詳閱。尚與新定章程約畧

相仿。無礙通商大局。業經分別准駁。飭令藩司黃恩彤面與會

議。計日自可議定。至其情詞閃爍。動以北駛為挾制。殊屬譎詐。

該督已剴切曉諭。阻其北行。若復嘵嘵瀆請。但當諭以北省並

無通事。內地官員。不能通曉該夷言語。且彼處並無專司夷務之大臣。必至徒勞遠涉。仍返廣東等語。切勿過於著跡。致令該夷使疑我畏事。愈生扶制之心。是為至要。一俟如何定議。即行據實具奏。至該督查看嘚酋為人。似尚明白。即諭以堅守成約。勿稍反覆。其大西洋舊兵頭吐唎嘁啦遷哆。呈遞公文。亦有北上之請。業經該督曉諭阻止。惟佛囒哂使臣喇吃呢。據咪夷聲稱約計一月後可以到粵。似與咪夷通同一氣。俟該夷到日。如亦遞呈求見。著耆英察看情形。一體設法羈縻。勿使別生枝節。

浙江巡撫梁寶常奏。竊查定海洋面。截至四月初六日止。

共泊咉夷船十三隻。茲查舊泊船內。於四月初七至二十

一等日。陸續開往南洋十隻。尚存𠸄夷船三隻。二十三四兩日。陸續駛來夷船三隻。二十七日。駛來貨船一隻。裝載大呢胡椒等物。現共泊𠸄夷船七隻。查開去船十隻內有𠸄夷水師官船一隻。據管事官囉啪𠴨照會前議通商章程。凡官船往來。應即通知。茲有𠸄夷水師官噶喱吁船於本年四月十三日。由定海開往香港。大約停泊幾日。即行回國等情。臣查與原定章程相符。又有前次開去之咈囒哂夷船一隻。由上海折回。於二十四日至寗波停泊。該夷目咈呢嘟𡁷哴浼𠸄夷管事囉哂代為求謁道府。該道府當即接見。執禮甚恭。詢以因何到此。據稱自五口通商。各

處馬頭。未經到過。兹由上海至甯波。順看馬頭。以便貿易。
不日由厦門回香港等語。旋於五月初二日開去鎮海外
洋。查驗船上。並未置有內地貨物。情形極為恭順。居民人
等。亦無私相交易。驚惶疑慮等情。
硃批。知道了。
癸卯。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奏。竊耆於拜摺後。因夷情已有轉機。連
日督率黄恩彤及各委員等設法開導。因其所明。以通其
所蔽。就其所信。以釋其所疑。該夷使似已感悟。即據呈遞
照會一件。內稱本擬進京朝見。因奉

大皇帝諭旨不准。復將連日開導之言。再三思繹。始肯停止北上。
但此後西洋各國。如有使臣到過京後。伊國亦必遣使臣
前來。請免再為推阻。其貿易條款。但求秉公會議。如不能
速定。則伊北上之請。仍不能已等語。第查該夷使所遞照
會。於北上一節已肯停止。而既以別國為言。預占地步於
異日。又以條約藉口。陰圖挾制於目前。其情甚為譎詐。惟
馭夷之法。必先遏其所逞。乃能破其所謀。該夷使既以條
約為急。即應速與會議。而其間應准應駁。則必須慎守
天朝法度。通籌各國章程。持以公平。較若畫一。方能垂諸永久。
中外相安。未便稍為遷就。致墮其術。當經督率黃恩彤及

各委員。連日與之反復辯難。其有關貿易之款。仍飭遵照
上年所定章程。以免歧異。其無關貿易之款。有見於上年
善後章程案內者。亦即准行。間有新章所未載。而事非難
行。無關緊要者。不妨姑如所請。儻有於新章大相齟齬。及
定制不便更易。均即嚴行駁斥。該夷使雖不免屢有辯訴。
而折以情理。亦多允從。惟尚有四五款相持未決。再查該
夷使始稱奉有正統領國書。欲求進京呈
覽。迨停止北上。而於國書是否呈遞。則不吐實情。夷目哦咱吐哇
等於接見黃恩彤時。曾言及欲求
大皇帝遣官前來。收取國書。經黃恩彤面駁不准。連日係約屢經

會議。詰以國書作何辦理。則隱約其詞。顯難窺測。難保不
於條約議定後。仍為非分之干。彼時若一切推絕。則彼又
以國書無從呈遞。重申北上之請。不可不預為防閑。該夷
使於現議條約內。欲求一京中部院衙門。接收其國中文
書。一如俄羅斯等國事例。揣其隱衷。未必不為進京投遞
國書起見。奴才是以於此堅執不允。而該夷使仍瀆請未休。
復查咪夷志在通商。條款應與妥議。而顢商人頗狡獪。防
範不厭周詳。如果各事宜均與議明。不致復以呈遞國書
為詞。仍請北上。則奴才亦不敢稍事拘泥。即應將條約妥與
議定。查照上年暎夷議定約冊。一面鈔錄具奏。一面鈐印

分執成案辦理。免致誤爽過萌疑慮。儻無實在把握。則條
約即使議定。亦未便遽准鈐印。以杜覬覦而示羈縻。
為照覆事。前接奉貴大臣初七日來文內開
大皇帝不欲本使臣進京。又昨會晤時所說之言。本使臣亦已再
三思繹。但此事本使臣若只仰副
大皇帝旨意。停止北上。則大有干礙於本國。並本使臣之要害利
益。又於本使臣奉命之重任。亦背棄不行。是以本使臣一
奉此
旨。即深憂慮。但素知本國之意。及本使臣責任之事。無非以立永
遠真誠純備和好為實。是以復將此事再三思繹。方敢允

肯停止北上。並藉此以顯出本國欲立實和好之確據。然他日西洋別國。儻有使臣進過京後。則凡所有本國使臣之到中國者。均應以格外恩禮。款接北上。故先行聲明在案。以免臨時又復有推阻之事。又本使臣與貴大臣現議各款條約章程。必須盡心秉公。妥為議定。不然則本使臣進京之事。亦未能已。合併聲明。為此照會。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咪唎堅夷使呈遞文書。停止北上。並會議條約情形一摺。覽奏俱悉。該夷使於北上一節。既已停止。而以西洋各國為言。預占地步。天朝撫馭外夷。一視同仁。現已諭阻該國使臣。自無准令他夷入覲之理。該夷志在通商。惟以條約

為急。自應相度機宜。妥速定議。其無礙新章者。固不妨稍示優容。其有關定制者。斷不可稍為遷就。別生枝節。該督總須統籌全局。妥立章程。以期經久無弊。如各款議定。察看該夷不至妄生希冀。即着一面奏聞。一面鈐印分執。以順夷情。儻尚無把握。亦不可稍有疎忽。致墮術中。至該夷所請部院衙門接收伊國文書。不但向來無此體制。而京師實無通曉該國語言文字之人。諒該夷亦必知之。該督堅執不允。所見甚是。仍須詳加曉諭。開其悔悟之萌。絕其覬覦之念。是為至要。

耆英又奏。奴才於澳門差次接准撫臣程矞采來咨。鈔錄軍

機大臣寄開

諭旨。飭令𦍑等酌定地方。與回國之唊夷使臣噗𠴊喳及新到之
嘸吭啲一同接見。將上年所定辦理條款。面與要約。勿致
參差。至噗𠴊喳因何事退職。該國何以更換使臣。及新來
之嘸吭啲能否相安。並著𦍑等密加偵探。務得確情。隨時
具奏等因。仰見
聖慮周詳。莫名欽佩。查𦍑到粵時。噗𠴊喳尚未回國。𦍑即在虎門。
與嘸吭啲一同接見。一切新定章程。均面向該夷酋等重
申要約。嗣後務須遵照畫一辦理。不得稍有參差。該夷酋
等極為歡忭。均無異說。前經附片陳明在案。至噗𠴊喳因
不時患病。久有回國之意。前於會晤時。詢據聲稱現因通

商善後章程。均已議定。是以伊國王允其所請。准予退休。並無別故。其嚧啞時曾於公司館未散時來粵充當大班。麤通漢語。是以伊國王遣令前來。亦係藉資熟手之意。似非另有別情。噗啸喳已於五月初六日。由香港起身回國。至嚧啞時雖不及噗啸喳明白。而到粵數月以來。並無桀驁不法情事。

硃批。知道了。

乙巳。閩浙總督劉韻珂。奉

上諭。吡哩咘既經噗啇派為厦門領事。何以撤令回粵。另派夷目李太郭前來。是否另有別情。著劉韻珂飭令徐繼畬密加採訪。

據實具奏。欽此。當經恭錄轉行欽遵去後。茲據福建藩司徐繼畬稟覆。查咲夷樸酋所派厦門領事吧哩啼。於道光二十三年九月間來厦。心地不甚明白。又不通漢文漢語。於通商善後各條款。不能講解明晰。辦理通商事務。夷商多未愜服。其所稟噗酋公事。亦多舛誤。又上年十月間。吧哩啼欲赴漳州遊行。在興泉永道恆昌處請給護照。經該道峻辭拒絕。而吧哩啼竟私縱十餘人。潛至漳州府城外遊玩。隨據委員前護延建邵道戴嘉穀等稟奉移咨

欽差大臣耆英暨兩廣總督祁墳等照會噗酋。嚴行飭禁。嗣經粵省轉據噗酋照覆。該酋自咎用人之不當。稱欲調員以補

其缺。所謂何員。來文雖未指明。而在廈各夷目。皆言為李太郭。自當不誤。查李太郭從前曾住廈門。粗通漢文漢語。人極明白。現充廣州管事官。不能分身。須俟該國另派管事官到粵。方能交替來廈。

硃批。覽奏均悉。

戊申。署福州將軍敬數。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劉鴻翺奏。竊臣等於五月十一日。接准兼護兩廣督臣程矞采咨會暎咭唎國夷酋嘆嘯喳現欲回國。該國現派嚏姓到粵接替等因。臣等當即轉行各海口知照。嗣據閩安協副將沈河清稟報。在洋面瞭有暎夷火輪船自外洋內駛。臣

等正查探開。即於五月十五日。據該夷官李太郭遣令通
事齎持總酋照會。至臣劉韻珂衙門呈遞。臣等公同拆閱
內。稱福州海口。前蒙
大皇帝恩准該國等通商。茲特將李太郭派為領事。帶人前來開
市。呈乞查照等情。並據該通事口稱李太郭等因五虎門
內羅星塔地方。水勢較淺。火輪船不能前進。是以遣伊將
照會前來投送。懇請代雇小船。俾李太郭等乘坐進內。並
求代覓寓所。以便棲止等語。臣等查福州本係許給馬頭
上年各口開市之時。嘆咭唎以無人可充此口領事。是以
從緩。茲總酋既派令李太郭前來。自應准其進口。當飭署

福州府沈汝瀚署福防同知王活雇覓小船數隻前往羅星塔令李太郭等乘坐進內並在城外之鴨母洲覓得空房數間為該夷等棲止之所至次日李太郭與同來之夷官謝該麥惠蘭等二人及通事跟役等七人來至寓所其原坐之火輪船當時開駛李太郭等抵寓後即欲赴各衙門謁見臣等因該夷甫經到省未便即令進城致駭觀聽至臣等近在省城將來雖不能不與該夷接見然於該夷初到之時即出城與之晉謁未免有虧體制自應先令藩司等與之接晤熟察其人並將通商事宜分別籌議稟候臣等會覈奏辦庶足以肅體統而示等威遂飭藩司徐繼

會協領霍隆武及沈汝瀚王江等。於十八日在城外空廟
傳令該夷等進見。該夷等執禮甚恭。李太郭能作華言。語
詞極為馴順。惟通商之事。該夷因初到尚無頭緒。懇俟另
日再議。臣等查福州雖為議定互市之區。但自有夷務以
來。並無夷船至口內日久停泊。不但與粵省之向為外夷
馬頭者不同。併與廈門寧波上海之曾有夷船久駐者互
異。此次該夷自粵而至。人地皆屬生踈。其所稱尚無頭緒。
懇請緩議。係屬實情。自應俯准所請。以順夷情。並免日後
藉口反覆。至通商章程。凡一切宏綱巨目。上年
欽差大臣耆英等均已籌定。其餘細微節目。本年藩司徐繼畬等

亦在廈門。與在廈夷目議有條約。所有福州通商事宜。臣等惟當遵守歷次定章。飭令藩司等與該夷李太郭畫一籌議。其或地勢不同。應須酌量損益。並當詳察情形。斟酌妥善。以資遵守。統俟議定後。另摺奏報。再查噗酋前欲將廈門領事記哩咘撤回。改派李太郭赴廈接替。茲李太郭來充福州領事。與前議不符。臣等飭令藩司等向李太郭詰詢。據稱前議係噗酋所定。今噗酋將次回國。接任之公使德庇時因福州通市未便再緩。故派伊前來辦理。廈門現因無人可換。仍令記哩咘經管等語。臣等查廈門通商條款。俱已議定。惟住處一節。前次記哩咘因瓜代伊邇。藉

詞遷延。茲嘚𠰉嗜既未將吃哩啼撤退。則吃哩啼責無旁

貸。自應飭令在廈門另覓住處。以便來年將鼓浪嶼收回。

臣等現已檄飭興泉永道等催令就廈選擇。俾免藉端占

據。

諭軍機大臣等。敬敷等奏。暎夷領事到省籌議開市一摺。據稱夷

酋嘚𠰉嗜因福州通市未便再緩。派李太郭前來辦理。廈門因

無人可換。仍令吃哩啼經管。李太郭到省後。經徐繼畬等在城

外接見。詞語極為馴順。惟通商事宜。以初到尚無頭緒。懇請緩

議等語。福州為議定互市之區。該夷現派領事前來。自應准其

開市。所有通商事宜。著即督飭該藩司等遵守歷次定章。悉心

籌議。該處通商。事屬創始。民情地勢。恐與他處不同。尤須詳察情形。斟酌妥善。方可經久無弊。如有應行變通之處。並著該督等隨時奏明。酌量妥辦。至廈門領事吃哩咘因有撤回之說。於任處一節任意遷延。現既仍令接管。必應速為定議。令於廈門另覔住處。以便明年將鼓浪嶼收回。儻有藉端占據情形。即著飛咨耆英知會該酋。轉行飭禁。將此諭令敬徵劉韻珂劉鴻翱知之。

乙酉。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奏。竊照咪唎堅夷使顧盛。前於北上一節。已具文呈明。允肯停止。惟求速定條約。仍求擬定一京

中部院衙門。接收具國中文書。如俄羅斯諸國事例。而於國書作何呈遞。則不吐實情。奴才以該夷使於國書匿不呈出。並堅以部院接收文書為請。顯係欲將此款載入條約。以為將來藉口進京投文地步。不可不預為之防。當將相機辦理情形。先行陳奏。一面督同黃恩彤及各委員設法開導。喻以

天朝制度之不可更易。曉以京中部院之未悉情形。如有下悃。亟須上達。不妨將國書呈出。當為代奏

大皇帝。必可得邀

御覽。連日往復辯論。該夷使始肯將日後如有國書。即呈請辦理

夷務之

欽差大臣。戓兩廣閩浙兩江總督代奏之處。載入約冊。其餘未經

議定之各款貿易章程。亦即一一聽命。奴才以該夷使業經

就我範圍。惟國書不肯遽呈。仍未能十分可靠。當復督同

黄恩彤及各委員詳細詰詢。乘其可轉之機。即破其堅執

之見。該夷使始信服無疑。隨將所齎國書。備文呈繳前來。

復查該夷使之所以請求北上者。不在條約而在國書。其

初次所遞照會。已露有端倪。曾經撫臣程矞采鈔錄原文

恭呈

御覽。揣其來意。條約可以在外商定。而國書必須親齎赴京。致其

國書一日未繳則夷情一日未定即使條約均有成言是否北駛仍無把握現據該夷使將國書呈出求為代奏則其不復希冀進京已屬毫無疑義惟夷性躁而多疑尤恐遲則變生芬即飭將議定條約繕寫成册發交該夷使逐條繕書夷字彼此校對無訛隨定期接晤該夷使鈐印畫押並犒以酒食示以恩信該夷使極為歡忭現寓澳門一切安靜堪以稍慰

聖懷除將條約開單另摺具奏其國書係屬夷字猝難辨認究竟如何措詞容俟芬密傳通事譯出漢文如何進呈之處悉心酌議再行請

旨遵辦。芬於接晤該夷使鈐印定約後。即率同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員起程。於五月二十二日回省。耆英又奏。查該夷使原呈條約。共計四十七款。有事屬難行。妄事請求者。有必須要約。而漏未開列者。兼之文義鄙俚。字句澁晦。其間疵類多端。殆難枚舉。芬耆英督率藩司黄恩彤及各委員。連日與之往返辯詰。分別應准應駁應删應增各項。共定三十四款。其情理可通者。則詳為指示。以破其愚蒙。其制度攸關者。則嚴加辯論。以杜其希冀。而文理難通之處。又不能不畧加修飾。出以淺顯。俾得了然無疑。計前後四易其稿。始克定議。查該夷使原呈條約內。

有斷難准行而請求甚堅者。共十款。如各口領事官有事應呈明督撫。而該夷使則有請准其徑赴都察院申訴一款。洋樓偶被焚燒。應由商人自行修復。而該夷則欲牽引洋行賠修舊例。有議請官為賠修一款。洋貨業經開艙納完稅鈔。其銷數暢滯。官不過問。而該夷使則有三年不銷。請發還稅銀一款。洋行既經裁撤。應由夷商自投華商交易。而該夷使則有請官設棧房。代為貯貨一款。貨船止准五港口貿易。不得駛往別處。而該夷則有

天朝敵國與國。均准往來貿易一款。商船進口停泊。應歸領事管束。而該夷使則有應請中國統轄護理。儻遇別國淩害。

仍請中國代為報復一款。外國自相爭鬬。中國無從鈐制。
而該夷使則有貨船被敵兵追襲。應請中國護助攻擊一
款。外國兵船應在口外停泊。而該夷使則有兵船一到港
口。與礮臺互相放礮。以將敬意一款。外國文書。應由沿邊
督撫接收。分別覈辦。而該夷使則有請定京中。或内閣。或
部院衙門。收受其國中文書一款。係約專為和好。預杜爭
端。而該夷使則有若值兩國用兵。仍須准予商人搬回。免
遭殃害一款。或窒礙難行。或諸多流弊。此外瑣屑悠謬貪
利取巧者。尤不一而足。㕥督率黄恩彤及各委員。逐款指
駁。不敢稍為遷就。往復辯論。多者十餘次。少者亦五六次。

該夷使理屈詞窮。始肯照依芟撤。至現定貿易各款章程。與上年新章符合者。計居十分之八。其商船納鈔已畢。因貨未全銷。改往別口轉售。勿庸重征船鈔一款。及商船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限二日出口。不征稅鈔一款。又商船進口。納清稅餉。欲將已卸之貨。運往別口售賣。免其重納稅鈔一款。均與上年新章稍有變通。但現在五口貿易。與以前止准廣州一口互市者情形不同。該夷商因此口銷貨不暢。轉販彼口。乃係市儈恒情。既不便强為限制。亦未便於業經完納之稅鈔。重複征收。自應量為調劑。以順商情。仍嚴加查察。以杜流弊。又貿易港口。准其租地自行

建設禮拜堂。及殯葬之處一款。又延請中國士人教習方言。幫辦筆墨。並採買中國各項書籍一款。先經奴才駁斥不准。據該夷使覆稱。大西洋之在澳門。暎咭唎之在香港。均得建堂禮拜。擇地殯葬。俾生者得以祈福。歿者得以藏骸。伊國前來中國貿易之人。為數不多。既不敢求賞地基。若再不准租地建設。實屬向隅。至伊等延請中國士人採買各項書籍。乃係舊有之事。祇求載入條約。免致官役藉端陷害等語。復查禮拜堂及殯葬處。既係該夷租地自行建設。有未便固執嚴駁之處。但須申明禁約。不得強租硬占。致拂輿情。如果紳民不肯租給。該夷亦無從藉口。至各國來粵貿易。

二百餘年。中國麤通文義之人。如通事書手等類。交接往來。利其資助者。頗不乏人。至各國紀載一方事跡。多有漢字。並有將字典韻府等書。繙成西洋文字者。足徵採買書籍。尤事所恆有。久已無從稽察。自不妨如其所請。此外無關貿易。有關和好各款。均尚與辦法無礙。其商人擅赴五口外私行交易。及走私漏稅。攜帶鴉片。及違禁貨物。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一款。係屬增入。該夷使亦允從。足見該夷遵守

天朝法度。不敢任意妄為。其所議每屆年終。由五口領事官將船隻貨色價值報明各本省總督。轉咨戶部查驗一款。亦

該夷安分貿易。不肯偷漏稅餉之明證。再該夷使於上年所定稅例。一一遵行。惟稱洋鉛係伊國所產。每擔稅銀四錢。較鐵斤加至三倍。未免較多。求為酌減。臣等查英國洋鉛尚非大宗貨物。所請亦復近理。當為每擔減去一錢二分。定為二錢八分。該夷使亦即遵照。

耆英又奏。臣體察各國夷情。如咪唎堅利在通商。我即可乘其所急。以控御而羈縻之。雖幾經曲折。終須漸就範圍。惟㘃蘭哂本不以通商為重。貨船來粵。歲不過一二隻。其情形與咪夷迥異。駕馭之難。較咪夷實不啻倍蓰。以臣所聞該國與暎夷為鄰。止隔一海面。暎夷初隸所屬。後漸强

大。始叛去自為一國。屢經搆兵。近雖罷兵議和。而其勢兩
不相下。咪唎堅又𠸄夷之屬國。因被𠸄夷殘虐。其國人有
㗎𡁷嚬者。率衆拒戰。咈夷遣兵助之。而𠸄夷始與之平。咪
夷因以立國。故咈夷者大有怨於𠸄夷。而最有德於咪夷
者也。自上年𠸄夷犯順。與咈夷一無干涉。二十一年間。在
事諸臣。主以夷攻夷之說。於是遣員招致咈國住粤之夷
僧𠺕賓𠺕哷及其國人嗊𡁷噫𠾴哂咡等。進省接見。因所
言同仇助順。語不真切。是以未與共事。但以禮貌待之。酌
加賞犒而已。二十二年間。江南撫議垂成。𠾴哂咡嗊𡁷噫
復先後由吳淞駛入草鞋峽江面。停泊十餘日。並未求見。

復聞嗔㗆噫等欲求講和。亦無人款接。迨咦夷就撫退去。咈夷船隻亦隨之出江。彼時奏明之咈夷則濟勒。即嘲哂呷其人也。上年耆在粵。所議咦夷通商善後事宜。麤有頭緒。而嗔㗆噫遣其國人吵喱唱𠹭唿來省。以顧助修臺鑄礮為詞。請委員赴澳。與之面議。隨經前督臣祁𡎴派委廣州府易長華。候補同知銅麟。往見該夷。所言多不可靠。該員等亦即回省。旋有該國領事拉吔噤咚繼至。即斥嗔㗆噫等係屬假冒。並以有事稟商。來省求見。嗣接晤時。但求照新章一體貿易。別無請求。經耆允其所請。該夷目亦歡忻而去。是時咪夷已有專派使臣前來進京之請。而咈夷

不聞此說。查詢啦㘆嗲咚。亦稱伊國並無續派使臣來粵之事。不意本年春間。拉㘆嗲咚嗔喊噫相繼回國。即傳聞咈夷遣使踵至。迨登接見嘲喊。亦據稱咈夷使臣名喇吃呢。不過一月以後。即可到粵。連日囑令即補道潘仕成。向住澳咈夷密加偵探。據云喇吃呢帶兵船七隻。火輪船一隻。已至小呂宋停泊。採買口糧食物。或來粵暫駐。或徑赴天津。均未可定等語。雖未可盡信。要非無因。查咈夷與中國素無釁隙。亦無多貿易。如果有使臣到來。必仍以與中國結約共擊暎夷為言。藉圖覲光上國。布其

恩寵。萬一聞知咪夷已止朝覲。因而不復北上。亦未可定。儻喇吃

况前來中國。無論駛往何口。必須設法妥為撫馭。方不致別生枝節。俟查探確情。再行隨時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咪唎堅夷使。呈出國書。停止北上。並議定條約一摺。所辦甚好。該夷使請求北上。意在覲遞國書。經該督熟察夷情。反復曉諭。始據該夷使將國書呈出。求為代奏。不復希冀進京。其所呈條約清冊。亦經逐款議定。鈐印分執。以釋其疑而堅其信。辦理均合機宜。所繳國書。著俟譯出後。遇便呈覽。另片奏探聞咈夷使臣喇吃呢帶兵船七隻。火輪船一隻。在小呂宋停泊。或來粤暫駐。或徑赴天津。均未可定。夷情狡譎。自當加意嚴防。但現在尚無端倪。不可先事張皇。轉致別生枝節。廣

東為往來要道。該夷船無論駛往何口。自必經過粵洋。著該督密飭委員。加意哨探。見有該國來船蹤跡。即行飛速稟報。探其來意。相機辦理。如實有北駛情形。即一面奏聞。並飛咨沿海各省。一體防範。妥為撫馭。務於鎮靜之中。仍不失豫防之意。是為至要。

七月。丁卯。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等奏。六月十四日。耆英等奏議定亞美理駕合衆國貿易條約一摺。奉硃批。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五口通商。原准各國一體貿易。今亞美理駕合衆國遣使到粵。必欲懇求明定條約。以堅合好。業經該督飭司分別准駁。議定三十

四條。繕冊鈐印分執。以示撫綏。臣等覆加察覈。原為俯順夷情。無礙通商大局起見。其中關涉餉稅者十五條。戶部查該督酌定各款事關貿易者。如所納稅餉。俱照現例。五港口外。不得遊奕。各項貨物均准販運。行李等件不輸船鈔。派役管押。不得需索。進口出口。秉公驗貨。丈尺秤碼由關頒給。稅鈔全完。給發紅單。商船停泊。不准私剝。裁撤洋行任便交易。商人拖欠官不保償。共十一條。查與上年新定章程。尚無歧異。應如所議辦理。至貨未全銷。改往別口轉售。勿庸重徵稅鈔一款。及進口並未開艙。即欲他往。限二日內出口。不徵稅鈔一款。又商船進口納清稅餉。將已卸

之貨。運往別口。免其重稅一款。雖與新章稍有變通。惟既據該督等察看情形。量為調劑。其所請註明紅牌。行文各海關查照。即定限二日出口。不得停留。並驗明原已原貨無拆動抽換情弊。方准填入牌照。發該商收執之處。總須各海關實力稽查。毋得任其影射夾帶。致滋偷漏。庶於稅務商情。兩無妨礙。再每屆年終。由五口領事官。將船隻貨色價值。報明本省總督。轉咨戶部一款。係為稽覈稅數起見。應令該督等每屆年終。專案報部。以憑查驗。其關涉罪名詞訟者九條。刑部查該督等所定各條。如嚴禁海關胥役。及奉派管押船隻之差役。不得需索規費。違者照例計

贓科罪。又民夷有詞訟交涉事件。各由本官提拏審訊。又民夷有要事辯訴者。查係事在情理。方准官為轉行查辦。儻有因事相爭。公議察奪。又該夷有不安本分逃至內地避匿者。即行查拏送交該領事等官治罪。如內地犯法民人。逃至該夷寓所及商船潛匿者。地方官亦即行文該領事等官捉拏送回。如互有倚強滋事。輕用火器傷人。釀成鬬殺重案者。地方官及該國官員。均應執法嚴辦。不得稍有庇徇。又該夷有擅向別處不開關之港口。私行貿易。及走私漏稅。或攜帶鴉片等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以上六條。或禁蠹役之需索。或杜

民夷之爭端。或為嚴防偷漏及私帶違禁貨物起見。均應如所奏辦理。至該夷船隻被劫。官為究治。並嚴禁民人掘毀夷墳。焚燒洋樓各條。查該夷既安分貿易。地方官自應時加保護。應請嗣後該夷船隻。如在中國所轄地方被劫。准其呈報地方官嚴拏賊盜。照例懲辦。如賊盜未經全獲。不能賠還贓物。其該夷在港口所賃地內埋葬墳塚。並無強租侵占。及不法情事。而內地民人輒將其墳塚掘毀。或匪徒放火焚燒洋樓。掠奪財物者。地方官嚴行查拏。按例治罪。此外各條。如設領事。雇引水。約束夷令勿許鬪遊滋事。認明旗號。不准假借營私。若與他國相爭。仍聽自行辦理。

並申強取之禁。以免擾累之端。遭風觸礁者撫恤優加。汲水購食者通融勿阻。遞國書則為代奏。行公文則有定稱。以禮相交。以信相守。不得輕有更改等語。臣等覈與前定海口章程。均無窒礙。應悉如所議辦理。惟延請士民教習並採買各項書籍一款。本干例禁。且漫無限制。則流弊滋多。該督等因該夷再三懇請。遂援通事書手之例。准令延師。並以西洋有字典韻府諸書。為向來購書之證。權宜照准以順其情。自未便輕易紛更。轉令該夷藉口。臣等伏思馭外之法。在操縱之得宜。治內之方。在稽察之周密。經此次議定條約之後。應令該國延請之人。將姓名年歲眷屬

住址。並呈明該地方官另册存案。方准前赴該夷寓館。其所購書籍。亦應各書肆另立簿册。將書名部數價值。於買定後。隨時登載。年終彙交該地方官。呈送督撫查覈。庶按籍而稽。可為詰奸察遠之一助。至延請之人。願往者不必阻撓。其託故不赴者。不得轉囑地方官代為招致。採買之書。願售者聽其取攜。其昂價弋利者。亦不得關涉地方官。强為購買。此與條約相符。而可以申明約束者也。又如貿易港口。准設禮拜堂殯葬處一款。查商賈懋遷。非同占籍。五口雖議准貿易。而往來靡定。較之澳門香港。亦復懸殊。所云生者祈禱。死者藏骸。恐購造既多。即占地彌廣。該督等

因係該夷自行議租。未便嚴駁。且已於條約聲明由中國
地方官會勘地基。聽令公平議息。勿許强租硬占等情。立
約較嚴。自可通融照辦。臣等伏思設堂禮拜。夷俗固然。但
事屬不經。見聞易惑。愚民喜新厭故。難免效尤。應由該督
咨商各該撫設法諭禁。不得轉相傳習。務使沿海居民曉
然於夷言之不可效。夷禮之不可行。似於風俗人心。不無
關繫。殯葬一節。現議准行。在彼昧首邱之仁。在我合埋胔
之政。其於
聖澤固自無妨。惟地基一經擇定。即當劃明界址。永遠遵循。不得
於建設各項後。復以隙地無多。藉詞占越。此亦與條約相

符。而尤當豫嚴禁令者也。又該督等另片奏稱洋鉛係伊
國所產。每擔稅銀四錢。未免較多。求為酌減。每擔當為減
去銀一錢二分。定為二錢八分等語。戶部查上年所定稅
例。該夷使既一一遵行。洋鉛尚非大宗貨物。所有減定稅
數之處。應亦如所議辦理。並飭通商各海口。悉如所約。妥協
辦理。奉
旨依議。
辛巳。署理兩江總督璧昌奏。竊臣前於陳奏江防摺內。欽
奉
上諭。據璧昌奏勘明鵝鼻嘴圌山關及北固山。一帶江面形勢指

定設防處所。繪圖呈覽。朕詳加披閱。所擬尚屬周備。惟江面遼
闊。處處可通舟楫。礮械孤峙沙洲。能否足資防禦。其鵝鼻嘴等
處。傍山礮城。是否扼全江之險要。可期聲勢聯絡。保障沿江城
邑。著璧昌會同孫善寶。再行詳察形勢。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臣
惟長江之要隘。形勢之險夷。必須親至其地。周歷履勘。方
能得其窾要。而前後策應之法。又必查其營汛之遠近。兵
數之多寡。能否足資聲援。不至顧此失彼。則布置庶期周
密。臣前此陳奏江防情形時。即經周歷查勘。江路遼遠。由
江甯至福山。不下六百餘里。其間山巒蔚起。沙洲錯出。何
處可藏兵礮。何營可資援應。自當通籌確覈。熟計萬全。因

於本年五月。巡視江防時。復徧歷江干。督同地方文武。詳察形勢。狼福兩山。為長江門戶。與崇明為犄角之勢。福山城近在江邊。南至蘇州。僅止百里。該處江面有八十餘里之寬。一望無際。濱江雖舊有礮臺。臺高江遠。非礮力不能及。幸沿邊沙淺。大船不能到岸。該處有新設鎮營弁兵二千餘名。應責成該總兵督練水師。勤演鎗礮。仍以時派出弁兵。於江海交匯之處。梭織巡緝。有事。則聯合崇明狼山兩鎮。及吳淞劉河諸營。於水陸咽喉。屯列重兵。分排戰艦。防堵要隘。以遏內竄。狼山為江北屏藩。總兵駐紮通州。鎮標兵二千二百餘名。其後路與泰州營接壤。如皐泰興靖江。

所屬墩汛。亦皆在北岸。全在該總兵督率教練。無事則會哨分巡。有事則併力截擊。此狼福兩鎮地形喫重。應責成該總兵等彈壓控馭之切要情形也。由福山而上。為鵝鼻嘴。再上為圌山關。江面間段收窄。實扼全江險要。惟港汊紛歧。賊匪小船到處可通。慮其乘潮而入。分途滋擾。雖瀕江設礮。僅據一面之險。又慮其捨舟而陸。從旁抄襲。必須層層設伏。多方接應。方能周密。前經臣奏請於鵝鼻嘴圌山關等處。暨各沙洲。設立礮城。原以備迎面攻擊之用。而沿江後路。如何籌議接應。互為聲援。誠如

聖諭務當處處慮及。有備無患。茲將南北兩岸營分官兵籌計後

路接應章程。謹就管見。酌定九條。敬為我

皇上陳之。

一五龍山。在江甯府東三十里。為省城切近地方。可藏兵礮之處。經耆英奏准撥給礮位。責成江甯城守營及江甯駐防。派兵在彼輪流演習。以壯聲威。其後路省標弁兵較多。足資接應。

一五龍山對岸。有沙洲圩。經臣勘定。議設礮堤。奏明在案。查沙洲圩。係奇兵營汛地。該營額設遊擊一員。備弁六員。兵六百八名。該處築堤安礮。由該遊擊派兵演習。五龍山與沙洲圩。中隔江面五六里。足為扼要。其後路接應。查有

浦口營都司一員。千把三員。兵三百六十二名。有警。即責令該都司。分兵設伏。以防從旁抄襲。

一北固山象山。均在鎮江府之北。瀕臨江面。遠可為省城之鎖鑰。近可為運河之翼蔽。查鎮江城守營參將一員。備弁八員。兵八百五十八名。該處築堤安礮。在兩山之間。即責成該參將派兵演習。其後路接應。查有溧陽營駐紮鎮江腹內。與鎮江營汛連界。該營額設都司一員。千把三員。兵二百八十九名。有警。即會同相機設伏。以防從旁抄襲。並有京口副都統帶領駐防滿兵在象山之後。以備援應。

一順江洲。緊對鎮江漕運要道。安設礮臺。可與北固山象山礮堤。兩岸夾擊。附近有瓜洲營守備一員。千把三員。兵三百四十九名。該處築堤安礮。即責成該守備督兵演習。其後路接應。查揚州營叅將管轄有守備二員。堪以調撥。有警。即著派守備帶兵前往瓜州。會同京口右營。相機設伏。以防從旁抄襲。

一圌山關。距鎮江府東六十里。羣山錯出。內可以藏重兵。江流迅激。外可以截盜艘。就近有韓橋守備一員。兵一百五十名。該處築堤安礮。即責成該守備督兵演習。平時嚴密操巡。臨事有京口副將調撥京口右營官兵。相機設伏。

以防從旁抄襲。

一東生洲。橫亘江心。水分兩股。南對圌山關。北對三江口。中隔江面七八里。該處兩岸擬築礮堤兩道。安設礮位。即責成京右營遊擊派定弁兵演習。為南岸圌山關之接應。

一三江口。斜對圌山關。安設礮位。可以助圌山關礮力所不及。三江營守備一員。兵七十名。該處築堤安礮。即責成該守備督兵演習。其後路接應。查有揚州營參將一員。千把十一員。兵九百五十一名。堪以調撥。有警。應飭該參將分派弁兵前往。相機設伏。以防從旁抄襲。

一鵝鼻嘴。距江陰城北四里。距圌山關一百八十里。東與狼山為接應。西與圌山為表裏。實為江防第一要隘。京口副將駐紮江陰。隨駐左營守備一員。兵五百五十名。該處築堤安礮。即責成該守備督兵演習。其後路接應。查有江陰城守營遊擊一員。備弁四員。兵二百七十四名。有警飭令撥兵會同副將相機設伏。以防從旁抄襲。

一劉聞沙。與鵝鼻嘴對峙。中隔江面十餘里。安設礮堤。可以助鵝鼻嘴礮力所不及。京口左營遊擊駐紮靖江縣。即在劉聞沙老岸。該處築堤安礮。即責成該遊擊督兵演習。其後路接應。查有泰興營駐紮腹內。與劉聞沙毘連。該營

都司一員。把總二員。兵二百十四名。有警。即飭令帶兵前赴劉閘沙。會同京左營遊擊相機設伏。以防從旁抄襲。以上各條。謹就沿江要隘處所。擬設礮位。以便迎面半擊。仍於礮堤之後。派定營汛官兵設伏。以防登陸抄襲。至吳淞口內。有衣周塘地方。與東西礮臺互為犄角。又離上海六十餘里。有關行鎮。為赴松江府必由之路。又溯吳淞口而上。有野雞墩。為赴蘇州府必由之路。均係上海吳淞口後路。業經耆英奏請添兵設礮。由提臣尤渤就近防守。以備不虞。又海州之鶯遊門。為江北屏障。亦經耆英奏請撥礮。交東海營官兵操演。有警。由漕

運總督河道總督就近調兵防堵。所擬均屬周備。毋庸另

議更張。

硃批。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奏。

八月。庚子。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程矞采奏。竊臣等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穆彰阿奏遵旨再議意大里亞國通商章程一摺。朕詳加披

閱。所有三巴門內。免領牌照。聽憑建造一節。既據該督切實聲

明。准其照議辦理。惟該督等前奏。不得於三巴門外擅有建造。

現據該督等面與要約。當不致遽有反覆。惟事涉外夷。必須籌

及久遠。設使異時該夷以三巴門內。無可立足。又於三巴門外。

妄肆干求。該督等如何防範遏絕。正宜遠慮豫籌。著耆英接奉
此旨。函商廣東督撫。體察夷情。熟籌事勢。會同妥議具奏。總須
確有把握。毋為將就目前之計。方不負委任也。餘均照議辦理。
穆彰阿等原摺鈔給閱看。欽此。當即恭錄
諭旨。咨會前督臣祁𡎴。臣程矞采。正在轉飭詳查。悉心覈辦間。臣
耆英旋即調任來粵。因籌辦咪唎堅夷務。駐澳兩旬。就近
察看形勢。訪探夷情。緣澳門僻處海隅。民夷雜處。關閘以
內。三巴門以外。多係村莊。計有天成龍田龍環望廈石牆
新橋蒲魚沙岡等八村。共居民八百一十九戶。田廬墳墓。
鱗次櫛比。其夷人所建礮臺。名東望洋。係踞山臨海。並不

占礙民基。三巴門以內。雖盡係夷樓。西洋聚族而處。而其間如蘆石梅沙梨頭等。二十一處。俱有民房交錯其中。共計四百六十六戶。均係世守祖業。並不輸納夷租。相傳三百餘年。由來已久。計現在澳內夷人男女約四千餘口。而十九年所查民戶人丁。共四千九百二十八口。故澳門乃民夷錯雜之區。非徒夷人托足之地也。若謂三巴門外盡屬民界。則夷人何以建有礮臺。若謂三巴門內盡屬夷界。則民人何以置有祖屋。蓋緣西洋僦居濠鏡。始自前明。其初防制疎濶。界址未分。我

朝稽察稍嚴。而事閱多年。亦復因而未改。今議明以三巴門

為界。已於錯處之中。亦寓分之意。其三巴門外之礮臺。無庸移建。三巴門內之居民。亦不搬遷。仍復各循其舊。俾中外兩得其平。至澳內尺寸之地。非屬之民。即屬之夷。夷不得越界而侵民基。亦猶民不得越界而奪夷產。澳民民丁之數。較夷為多。其勢足與相制。而夷人專恃貿易。無田可耕。日用所需。仰給內地。一經罷市。則不免倒懸之危。斷不敢強占民田。致觸眾怒。況夷樓高大華美。原為出賃收租。番商之在澳寄居者。與夷什居七八。現因香港甫建巢穴。均已赴彼寄居。其所屬之港腳等。亦隨之而往。澳中房屋近來多有空閒。澳夷失其租息之利。方慮倒壞無力修復。

似不致因無可立足。又於三巴門外。妄肆干求。即如三巴門外之關閘。前經嘆夷蹂躪。均形坍壞。茲經地方官勸諭居民。捐資修復。澳夷毫無異說。其上年應交地租銀五百兩。已按數完繳。並無延欠。臣等竊以澳夷與嘆咭唎咪唎嘡咈噸哂各國。情勢不同。各國去來無定。故控制較難。澳夷久住中華。故羈縻尚易。但必須有以聯屬其心。方可隨時駕馭。遇事防閑。俾令就我範圍。不致別生枝節。

耆英又奏。竊耆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四年五月。

初三日。奉

上諭。御史曹履泰奏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一摺。著耆英確切查明

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防微杜漸。指示周詳。奴才查原奏內稱鎮海等處。夷婦入署拜
會一節。及江陰縣鵝鼻嘴善後事宜。或須查看情形。或須
訪察的實。奴才一面咨查江南閩浙等省。一面遴委幹員。改
裝往探。並飛札飭委甯紹台道。就近密訪。應俟查明。再行
具奏。其所稱近省薜洲地方。請建夷館。查咪夷上年曾請
在黃埔設立墟市。經奴才駁斥不准。並無請在薜洲建立夷
館之說。惟所稱咪夷將新給通市馬頭。編立新州府名號。
載入夷書一節。亟須查明酌辦。奴才當委即選道潘仕成向
素識夷商等。慎密訪購去後。茲據該道購獲夷書三本。即

係萬國地理圖。親齎面呈前來。檢閱書內。皆係夷字。無從辨認。究竟其書始自何年。及何人所作。現在通市馬頭。有無編號載入。均難查考。遂又諭令該道密飭能識夷字之人。將書中涉及內地各條。譯出漢字呈繳。并細心檢查。無非載及內地山川草木。出產貨物。與沿海鄉俗服食情形。其間挂漏甚多。並無將通市馬頭。編立新州府名號之處。其餘所載。均係外洋各國輿圖。與中國無涉。惟訪聞粵省瓊州西南外洋。相距數千里。有一小洲。名新奇坡。本屬越南洋界之內。暎夷先於乾隆年間。在此占據。設立馬頭。多有各國商民。前往貿易。粵東出海商船。每呼為新洲。亦呼

為新埠。並有呼為新洲埠者。該御史或得諸傳聞。因新洲埠而訛為浙州府。亦未可知。惟外夷好為矜誇。竊恐此外另有其書。亦難臆料。著仍飭該道潘仕成再加廣詢購求。耆英等又奏。再咪唎堅夷使顧嘁前請赴廈門等通商各港口查看貿易事宜。業經耆飛咨沿海督撫將軍查照。並附片陳明在案。茲據即選道潘仕成面稟。探得顧嘁因國中有事。即欲回帆。各口之行。或可中止。尚難豫料。正在飭令該道再行確探間。接據暎酋噫呧嗜來文。內稱伊擬於七月十四日。前往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四口。查考所屬管事等。是否遵守成約。計四旬內可以完竣。仍回香港等因。

臣查咦咭唎。與咪唎㗂咈囒哂等國。各不相下。往往轉相
仿傚。以自誇侈。是以咦夷前曾商定條約。而咪夷即遣嚬㖃
前來。當咪夷甫有朝覲之請。而咦夷即稱
大皇帝異日另有
新恩施及各國。亦准該夷一體均沾。堅求載入善後條款。即咈囒
哂本屬貿易無多。而近日亦有巡船一隻。前往寗波上海
等處。謁見官長。雖以查看馬頭為詞。仍係爭勝咦夷之意。
此次咪夷嚬㖃甫經請往四口。而咦夷德𠸄哆時亦以為請。
其情尤顯而易見。癸竊維福州等處。既經准予通商。勢難
阻其前往。且各國既視

天朝相待之厚薄。以為國體之崇卑。其可以控制羈縻之處。正在於此。自當待以均平。不生觖望之隙。俾得互相觀感。益堅向化之忱。除飛咨閩浙江蘇各督撫將軍。轉飭沿海道府大員。一俟嘆咭唎船隻進口。務須示以鎮靜。妥為駕馭外。並俟即選道潘仕成採明咪夷嚬嘁。是否回國。及其國現有何事。再為具奏。

耆英等又奏。查上年西洋夷目所請九款內。有准令各國商船赴澳門一體貿易一條。業經臣等查與舊制不符。議駁在案。茲臣耆英抵澳。復據夷目嘜嚟哆稟稱。伊等舊有額船二十五隻。赴小呂宋哥斯達等處。往來貿易。其各國

夷商。定例赴黃埔進口卸貨。仍准在澳租房寄居。伊等既有船隻可以販運。又有房屋可以收租。澳內數千人。藉資養贍。乃近年以來。額船破壞六隻。不能修整。僅存十九隻。又因唊夷遷居香港。澳門房屋。多有空閒。以致生計日形拮据。伊等雖係外國之人。但自前明以來。多係在澳生長。計僦居十餘世至數世不等。實已無家可歸。惟賴天朝施恩調濟。方免流離失所。現蒙大皇帝准與各國一體赴五口通商。本屬格外體恤。無如伊等於修船置貨。均無資本。實在無力前往。此外亦不敢妄有干請。惟求

恩准各國來澳貿易。伊等或可藉收房租。得沾餘利。於海關稅課。
亦可按例征收。並無窒礙等語。臣耆英復飭藩司黃恩彤
即選道潘仕成轉飭駐澳縣丞張裕。密加偵訪。所稟均係
實在情形。臣等復查澳門係粵海關分設口岸。收稅舊例。
本與大關不同。是以各國商船。不准赴澳卸貨。現經議定
新例。各口一體輸將。所有澳門收稅舊章。俱已奏明停止。
是各國商船。或進黃埔。或赴澳門。均由海關按新例計貨
抽稅。辦理本無窒礙。且香港為番船經過之所。概不准其
赴澳停泊。則暎夷轉屬得計。數年以後。必至澳門日益貧
難。而香港漸形殷庶。似於控制轉失機宜。況澳夷僦居已

久。無家可歸。而貿易之外。又別無生計可圖。儻不酌予調濟。竟致數千人餬口無資。亦非柔遠安邊之道。臣等粵海關監督臣文豐。公同商酌。擬請嗣後如有各國夷船情願赴澳門貿易。或租房屯貯貨物者。均毋庸禁止。其不願赴澳者。亦聽其便。所有收納稅鈔章程。均照新例辦理。如此量爲變通。既可以繫澳夷之心。並可以分香港之勢。於夷務似有裨益。而稅課並無出入。臣等不敢因奏駁在先。稍存迴護。

耆英又奏。再前聞咈囒哂夷使有來粵之信。當飭該管地方官及卽選道潘仕成。隨時密加偵探。旋據先後稟稱探

得咈囒哂大小兵船二隻。於七月初二日來澳停泊。即據澳門縣丞張裕稟稱久住澳門之咈囒哂夷人咖嘮唎於初六日來見。據稱現在來澳之兵船。即係伊國公使乘坐。尚有兵船四隻。不日亦可到澳。俟到齊後。駛赴天津。欲求進京朝見等語。經該縣丞告以現奉

大皇帝欽差大臣駐粵。專辦各國通商善後事宜。爾國如有所請。正可由公使備文呈遞。聽候准駁。至天津並無專辦各國事宜之大臣在彼駐劄。轉恐下情未由上達。以致徒勞往返。甚屬無益。該夷似以為然。約俟商之伊國公使。再給回信等情。正在批飭確採稟報間。據咈囒哂夷使喇咢呢來

文。內稱。伊奉國主差來中國。辦理交涉事宜。業經到粵。請
臣及時往來。兩國獲益等語。臣查該國夷人咖嚕喇前見
縣丞張裕。有駛往天津。欲求進京之語。而該夷使文內。並
未提及。亦未敘明來意。是否因聞知咪夷業經阻止北上。
因而不復效尤。抑或因船隻未齊。風候漸轉。是以暫置不
議。豫留地步。以便異日續有請求。均難逆料。惟該夷使既
以禮求見。即應加以羈縻。俾免觖望。除由臣備文照覆。並
委員即選道潘仕成。候選主事趙長齡。以慰勞為名。前往
澳門。察看夷情。臣再率同藩司黃恩彤。與之訂期會晤。相
機駕馭。務期不致別生枝節外。再此次來澳之咈嘒呢。即

前經奏明之喇吃呢。因番音傳譯失真。以致微有同異。又
接准咪唎堅夷使顧嘁來文。該夷使定於七月十三日。啟
程回國。其前次欲往通商四口。查看貿易之說。自己中止。
硃批。依妥辦。議定後。即行奏聞。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體察澳夷實在情形。並訪獲夷書。查無
牌洲建館情事各一摺。又另片奏咪夷顧嘁。探有回國情事。並
議令各國商船。准赴澳門貿易各等語。覽奏均悉。澳夷久住中
華。素稱恭順。現議以三巴門為界。已於錯處之中。示區別之意。
礮臺居民。均毋庸遷建。澳中房屋。近來多有空閒。自不致於三
巴門外。妄肆干求。著即照所議。妥為辦理。至該夷所請各國商

船。准令赴澳一體貿易。既據該督等查無流弊。藉可繫澳夷之心。並可分香港之勢。亦著照所議變通辦理。�夷夷書內。查無將通市馬頭編立新州府名號之事。或係傳聞之誤。顯嘅果否已回本國。其國中究有何事。務即密查明確。據實具奏。至外夷互相爭勝。是其常情。此次辦理夷務。給予條約。准其在各省通商。已屬格外施恩。該夷等惟當恪守章程。共享昇平之福。不得於議定各條之外。妄生冀倖。國家撫馭外夷。一視同仁。斷不使彼此稍分厚薄。致啟爭端。如該夷等續有干求。該督等務當剴切曉諭。嚴加駁斥。毋得稍涉含混。又致別生枝節。

耆英等又奏。撫夷案內。本年應給咈國洋銀五百萬圓。內

六月一半銀二百五十萬圓。經臣等於五月內。照會該國夷商嘧啶時。仍照上年十二月交銀成案。以洋行老司碼平折兑。每洋銀一圓。合紋銀七錢。計二百五十萬圓。折合紋銀一百七十五萬兩。屆期委員來省兑收去後。旋據該商派委夷目來省請領。經藩司黄恩彤派員將前項銀一百七十五萬兩。於六月初二日起。初九日止。陸續兑交清楚。取有夷目收領字狀。由藩司呈繳前來。臣等覆查無異。除將領狀仍交該藩司存案外。其十二月應給銀款。粵東現亦籌足。無須各省海關協濟。

硃批。戶部知道。

壬戌。署兩江總督璧昌奏。前准耆英來咨。據暎酋嘚呧時

呈稱欲往各口查看所屬管事等。是否遵守成約等情。當

經臣札飭蘇松太道宮慕久。俟嘚酋駛進港口。亦以鎮靜

妥為駕馭去後。茲據該道及參將侯攀鳳會稟。八月初八

日。有暎夷小火輪船一隻駛到。查係嘚酋帶同夷目麥塞

一名同來。該領事巴富爾接至寓館暫住。其登岸進館時。

俱未放礮。極為安靜。初九日。該道將督同同知沈炳垣知

縣藍蔚雯。在公所接見。嘚酋摘帽通款。執禮甚恭。據稱伊

於本年二月。派赴香港。接充公使。臨行時。該國主諭與中

華文武官員和睦。恪守成約。今於七月初四日。由粵開行。

來上海察看貿易衰旺。耽擱四五日。即當起程。由浙閩各口。順道回粵。並稱伊前在粵管理夷務十餘年。是以能說漢話。兼解漢文等語。該道等擬即查照前次嘆酋到滬成案。擇日設席款待。以示懷柔。

硃批。知道了。

九月乙丑。閩浙總督劉韻珂等奏。查本年三月間。有咈蘭哂國兵船一隻。在浙江定海廳洋面。停泊數日。旋即駛赴上海。至四月間。復回定海。旋即駛進甯波。其頭目咈呢嘟嗷哏。央嘆夷領事官囉咱啢。引至甯紹台道署謁見。該道陳之驥。會同前道鹿澤長等與之接晤。該夷目執禮甚恭。

稱因該國奉准在五口通商。是以由廣東之澳門起程前來。各處查看貿易情形。現在船內帶有夷兵水手等二百五十八名。大礮四十八門。係防備洋盜而設。並無別故。伊等在寗波暫住數日。即當前往廈門查看。再行回粵等語。該道等犒以酒食。用言撫慰。該夷目懽謝回船。至五月初一日。即在寗波開駛。據該道等稟報到閩。臣等因該夷有欲赴廈門之語。當經檄飭該管道廳等。俟其船隻抵廈。妥為撫馭去後。茲據興泉永道恆昌。海關委員佐領都爾遜等稟報。該船已於七月十四日抵廈。十五六日。咈呢嘟嚈哏與該道等兩次接見。禮節極為恭順。其言語與在浙時

所言無異。並稱四五日後。即須開往粵省。並不久留。該道等款以茶果等物。該夷目極為懽忭。至該道等與該夷目接見時。唤夷領事啞哩啼一同在旁。細察兩國夷酋情極懽洽。並無爭競之意。該夷目與夷兵等。亦未登岸閒遊。該船旋於十八日開駛出口等情前來。臣等查前准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耆英來咨。以探聞咈囒哂國使臣喇吃呢帶領兵船七隻。火輪船一隻。來至中國。無論駛至何處。均須設法撫馭等因。當經臣等通飭各海口遵照在案。此次咈囒哂國兵船一隻。自三月間。即見於定海。係在耆英未經探聞之前。其並非喇吃呢所帶船隻可知。該船先則往來江

浙兩省。茲又來至廈門。據稱因准在五口通商。是以前來。
查其接見各處官吏。俱極恭順。且與寧波廈門兩處暎夷
領事官。亦均和洽。彼此並無猜忌。可以仰慰
宸廑。至廈門現泊夷船七隻。照常貿易。福州領事官李太郭等仍
在城外棲止。僅於前月下旬。先行稟明。始進城赴寺廟瞻
仰一次。旋即出城。並未逗留。亦未向各署求見。其在寓所
一切情形。亦極安靜。所有通商章程。現亦會議。尚未定局。
臣等仍一面督飭文武嚴密稽查。不准內地商民與該夷
私相交易。以杜偷漏。並堪上紓
聖慮。

硃批。知道了。

辛未。署兩江總督璧昌奏。前據蘇松太道宮慕久等稟報喚酋噫吭哂時。於八月初八日。駛至上海。該道等接見。恭順安靜情形。經臣附片具奏在案。茲據該道等稟稱。𠼻酋於初十日。赴該道署中拜謁。十二日。設席款待。該酋意甚欣感。席間惟屬巴富爾恪守成約。並訂於十三日起程赴浙。餘無他言。該道等致送食物。該酋亦俱收領。即於十三日。仍坐小火輪船駛去等情。臣查𠼻酋此次來滬。只住五日。節據該道等所禀。其言貌極為恭謹。看此情形。𠼻夷尚能遵守成約。即使他國前來貿易。亦惟待以誠信。似不致別

有枝節。

硃批知道了。

乙卯。浙江巡撫梁寶常奏。前准兩廣督臣耆英咨會。暎酋嘚吡嘚定於七月十四日駛赴通商各口。查看貿易事務等因。茲據寧波道府稟稱嘚吡嘚於八月初三日坐小火輪船來至定海。先往上海。旋於十四日。由上海折回駛進寧波口。親到各署。與該道府接見。情詞恭順之至。嗣遣夷目各處辭行。據稱回定海。換坐大船。赴福州廈門等語。旋於十八日辰刻。開赴定洋而去。又暎夷派出領事烏兒吉軒理知。赴寧波辦理通商事務。茲據該道府探報。該領事

已到定海。緣貨船稀少。不值進港。在東港賃民房數間居住。俟日後商船較多。再行隨船進郡。查該領事在定海暫住。係為省費起見。並無別故。就近居民。亦無驚擾情形。頗為馴順。現在定洋共泊暎夷兵船四隻。貨船九隻。雖時有去來。情形均極安靜。居民亦俱相安。

硃批。知道了。

壬午。兩廣總督耆英奏。竊照咈蘭哂夷喇嚀呢來粵請覲。前經奏派委即選道潘仕成。候選主事趙長齡。赴澳察探夷情。並附片陳奏在案。旋據該委員等稟稱。已與該夷使喇嚀呢會晤。執禮甚恭。惟該國兵船。先後來澳停泊。已有

八隻。詰其來意。不肯說出。復向久經住澳之該國夷人咖嘮唎探詢。據稱伊國係西洋大國。因見唊咪二國。均有使臣前來中華。是以亦遣使臣來粵。求見

欽差大臣。商定和約。以為光寵。復詰以有何應須立約之款。據云伊不得其詳。須俟伊國使臣喇嘩呢謁見

欽差再行面陳等語。並據該委員等帶回夷文一件。請耆於八月初一日以後。赴澳相見。耆以該夷使未經到粵以前。即有欲往天津之說。而咖嘮唎初見澳門縣丞張裕時。亦曾提及。現在風信尚未甚定。若耆遽與接見。儻請求不遂。必以北駛為挾制之端。轉恐難於控制。似應暫為設法羈縻。令

其在澳綏待。俟月半後漸轉北風。番船不能逆行而上。則相機駕馭較易為力。當復發給照會。諭以天朝八月上旬。既有秋祭大典。又恭值萬壽慶節。均須在省行禮。俟十六日方能起程赴澳。並委熟悉夷情之前任上元縣知縣吳廷獻。會同縣丞張裕。向其明白開導。免使生疑。茲據該委員等與夷使訂明日期。取有回文。並無異說。奴才已定於八月十六日。率同藩司黃恩彤。即選道潘仕成。候選主事趙長齡。准補瓊防同知銅麟。前任江蘇上元縣知縣吳廷獻。由省起程赴澳。俟接見該夷使。詢明來意。如有請求之款。即當分別准駁。商定條約。妥為

撫馭。

硃批。知道了。

耆英又奏。竊照咈囒哂夷使喇萼呢來粵求見。茲於十八日抵澳。即於二十日接見。該夷使喇萼呢及隨從夷目嘍唎嘞等。執禮甚恭。而於此來所為何事。初無一語提及。復派委妥員。向久經住澳之該國夷人咖喀唎。設法偵探。據稱伊國使臣。專為和好而來。欲求

天朝加以恩禮。並無別情。迨詰以究竟有何請求。則堅不吐露。

溯查該夷到粵月餘以來。疊經派員密訪。有以為欲與中國結約。共擊英夷者。有以為欲赴天津。籲請朝覲者。有以

為欲求將西洋天主教弛禁者。甚且以為欲效𠸄夷之所
為。尋釁構難。圖據虎門者。復據西洋夷目嘜嘿哆稟稱。𡁷
咈囒哂人欲求
大皇帝恩准進京。在西洋堂居住。該堂本係伊國故址。未便給與
別國。儻需用明習天文之人。伊國王情願派選。轉送進京。
仍復舊制等語。傳聞不一。真偽難分。總因該國貿易無多。
素稱强悍。而此次忽來兵船八隻。跡涉可疑。以致訛言易
起。芬𪃹以該國欲與中國共擊𠸄夷一節。雖夷目𡁷哂𠯆
等屢以為言。第思咈𠸄二夷。即有夙怨。究係鄰邦。恐未肯
舍近求遠。自傷同類。至中國與彼毫無釁隙。若遽爾尋釁

搆兵。亦無此情理。惟該夷使航海遠來。總非無為而至。彼既未肯冒昧請求。尤不便據傳聞無據之詞。輒向探聞。轉啟該夷希冀之端。自當持以鎮靜。加以羈縻。以便相機妥為駕馭。免致墮彼術中。當復與之連次接見。示以不疑。始據該夷使聲稱。中國雖與唤夷息兵通商。惟和好總不足恃。必須自為防備。方無後患。尤須結好外國。庶有事可資輔助。笒即答以中國未嘗因唤夷就撫。稍弛武備。現在各省修船鑄礮。訓練水師。以備不虞。如咈囒哂肯與中國結好輔助。尤所深願。該夷使輒稱伊等西洋諸國。若遇兩相結好。必須各派使臣。往來聘問。儻中國亦可仿辦。伊國當

遣使進京朝見。即留住京城。中國亦遣使至伊國都城駐紮。庶兩國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幫助等語。瑩因其越分妄求。當即折以定制。正言覆絕。該夷使又稱伊所言實屬有益中國。囑瑩詳加斟酌。揣其隱衷。顯係假慕義助順之名。為希寵覬光之計。而又欲中國遣使聘問。妄自尊崇。轉以有益中國為辭。冀我俯就。其用意甚為巧黠。較諸咦咪二國夷情。又屬另一局面。迨經相持數日。該夷使無隙可乘。始帶同領事吡咭前來謁見。並請頒咦咪二國貿易章程。瑩以撫夷不外通商。該國雖向來貿易無多。安知不因五口開市。有利可圖。漸至番船麕集。當將歷次所定條約。鈔

鉢行知。俾得有所仿效。冀可漸就範圍。詎該夷使復稱伊國進口之貨。不過鐘表等物。銷路不暢。其出口之茶葉湖絲等物。均非伊國所需。將來貿易。總屬寥寥。此次議定章程。不過因嘆咪二國。均有冊約。是以接踵效尤。其實無關輕重。至伊國為西洋大國。於中國既不敢干犯。亦無所取求。不惟與嘆咭唎之曾經構難者不同。與咪唎噹之專主通商者迥異。現在所定條約。既不能出乎二國之外。則伊回國係屬徒勞往返。難以上覆君命。求耆代為設想。辯口嘵嘵。多方變幻。殊難揣測。耆查該夷使喇嘮呢既為和好而來。並以結約共禦嘆夷為請。雖言不足信。要不宜過為

拒絕。致令觖望生隙。而稍露形迹。又恐𠸄夷或有所聞。轉萌疑貳。至其請求何款。該夷使總不肯據實直陳。察看情形。似因慮遭駁斥。因而暫時隱忍。彼既帶有兵船多隻。度越重洋數萬里。必有意所專注之處。尤宜加倍防閑。相機駕馭。免致或生枝節。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連日接見夷使大概情形一摺。覽奏俱悉。咈囒哂夷使到粵。經該督連次接見。詳加詰問。該夷使請頒𠸄咪兩國貿易章程。自應查照前議條約。令其仿照辦理。其越分妄求各情節。萬無允准之理。至所請進京朝見一節。著諭以天朝體制。大皇帝從不接見外夷。徒勞跋涉。即如𠸄咭唎咪唎

嚤亦未進京朝覲。中朝撫馭外夷。一視同仁。豈肯稍分彼此。該
國自當與唉咪兩國。共遵條約。不得於例外妄有干求。該夷使
叵測情形。不可不密為防範。該督務當設法羈縻。示以鎮靜。不
可別生枝節。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籌畫萬全也。
耆英又奏。查咪唎嚤夷使顧嘅。前次來文。稱於七月十三
日啟程回國。當經附片陳奏在案。惟該夷使始則稱往四
口查看貿易事宜。繼則又稱回國。是否另有別情。㩳前來
澳門。細加探訪。該夷使顧嘅實已回國。臨行時。派夷目伯
嗎代往通商四口查看。該夷目伯嗎亦因行至中途。遇風
不能駛往。業已折回廣州。現住十三行洋樓。尚無別故。謹

將照錄咪唎堅譯出漢字國書。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亞美理駕合眾國伯理璽天德玉罕泰祿恭函專達於

大清

大皇帝陛下。孫統攝二十六聯邦。曰緬。曰紐韓詩阿。曰法爾滿。曰馬薩諸色士。曰爾羅愛倫。曰千業底結。曰紐約克。曰紐熱爾些。曰邊西爾威呢阿。曰特爾拉華。曰馬理蘭。曰費爾治尼阿。曰北格羅來納。曰南格羅來納。曰熱爾治阿。曰阿唎巴麻。曰米細細比。曰累西安納。曰阿千薩士。曰典業西。曰

米蘇理。曰建德基。曰呵海呵。曰引底安納。曰伊理奈士及米詩干等國。玆此書親筆畫押。謹致太平。兼通和好。恭惟

大皇帝陛下德承乾健。永綏視履之祥。治奠坤維。綿亘幅員之廣。育物無遺。戶口時形殷庶。廣生有象。版圖日益蕃滋。固不翅千萬億兆也。我二十六聯邦。中峙大洋。西瀕中城。萬派汪洋。儼畫鴻溝而作界。一輪擁現。惟測烏曜以審方。日晃東昇。即散

皇輿之彩。陽光西下。甫生敝城之輝。均同覆載之中。自分扞格之勢。惟廣狹或可相儕。而眾寡則難比數。至我國來程。當離河口。辨道於日入之方。滿曳帆檣。直抵乎日本之國。再循

赤道。乃達黃河。今兩國均承景運。須共昇平。仁民愛物。道
本大公。推己及人。理歸一致。允宜上體
天心。下盡人事。是以孤於本國中。選准才識可任之人咖嘞嚹喊。
特命偕副佐司員。及諸傳譯。就覲
皇都。懔
龍光於咫尺。首祝安康。獻縷信之殷勤。次陳款瀆。誠以為中華之
輻輳。如甘徠我國之梯航。所最要者。浮梁萬里。端因選若
而來。抱布千緡。特為貿絲而至。無非以有易無。計價酬直。
惟是欲立市廛之政。須詳貿易之經。兩國商人。方不致各
乖憲典。孤於遣大臣咖嘞嚹喊時。已畀以便宜之權。令按

公平之義。同參條約。調處經商。冀能兩國有益皆均。無利

不遍。至於殫貨殖之精。盡人逐末。溥乾元之美。遷地為良。

若得准我國商民。不獨在於廣東。兼在廈門。甯波上海。福

州等處貿易。我國商民。斷不虧視典章。孤亦斷不肯偏袒

庇縱。孤臨軒遣使。赴

闕陳書。謹致太平之意。兼通和好之誠。遐度

宸衷。必不致因此稍有不懌矣。惟祈

萬幾偶暇。

特簡下頒派一大臣。會商條約。條條分縷析。調劑商賈之宜。法立弊

除。共享平安之福。伏願

九重宵旰。長歌日月升恆。萬載太平。永鞏山河帶礪。

硃批覽。

耆英又奏。竊前承准軍機大臣密寄。道光二十四年五月

初三日。奉

上諭。御史曹履泰奏。撫局既定。後患頗多一摺。內稱浙江鎮海等處。夷婦闖入衙署拜會。並將新給通市馬頭。編立名號。統謂新州府。載入夷書。著耆英確切查明具奏等因。欽此。前經奴才恭摺覆奏。聲明曹履泰原奏鎮海等處夷婦闖署拜會。及江陰縣鵝鼻嘴善後事宜。並聲明容俟咨查明確。再行覆奏在案。茲准署兩江督臣璧昌咨稱。沿江一帶。親詣履勘。將護

礮墩堤。改用土築。所需經費。勸導官紳認捐。業經奏明辦理。自可勿庸會議。該御史原奏。所指夷婦拜會一節。先經等一面咨會閩浙督撫確查。一面派弁改裝密訪。以便兩相印證。准浙江撫臣梁寶常來咨。飭委前任甯紹台道鹿澤長。查明上年十月間。該員奉委赴甯波。與夷酋囉啪嘛面申要約。自開市以來。夷人頗就範圍。從無擅入衙署。及帶同夷婦登岸閒遊之事。惟查囉啪嘛未到以前。曾有駐定夷人。駕船駛至鄞縣鎮海等處。買用食物。並帶同夷婦於城內遊覽街衢廟宇。經現任甯紹台道陳之驥。以民夷混雜。恐滋事端。當即督飭府縣等向其諭禁。雖彼此言語

不通而觀者如堵該夷等似亦怕事旋即回船出口不敢停留維時鄞縣等處衙署被燬未建各官住廟者多或因此訛傳致有夷婦拜會之說亦未可知茲覆加確查委無其事且夷人挈眷到彼業經議定界址不許踰越並與約定不得擅入衙署公館是以預為防閑現在夷人既能恪遵例約相安無事似無須再為諭禁致啟疑心等因洛賚前來覈與芽密委訪查情形大畧相同均請勿庸置議

硃批覽奏均悉

辛卯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設法籌辦夷務漸有條理一摺覽奏俱悉

所諭夷使各條。正大得體。亦是實理。甚屬可嘉。現在該國夷人咖喀喇既向喇咢呢逐款言明。自不至再有妄求。惟所請天主教弛禁一款。著諭以天主教係該國所崇奉。中國並不斥為邪教。實為我國習教之人。藉教為惡。是以懲治其罪。並非禁該國之人崇奉也。似此婉轉開導。定可帖然。該督務當堅持定見。折以大義。仍隨時體察夷情。妥為駕馭。不可節外生枝。至通商事宜。俟商定條約後。再行具奏請旨辦理。

